

北京 *in beijing*

LOCAL FLAVOR

上路,

8年孕育,9月怀胎,设计师马可终于给自己的品牌“无用”安下了一个面向众人的家。北京的闹市街头,“无用生活空间”裹挟着难得的宁静和纯美的乡土气息,把人们一下子带进了她的心灵世界,她的“家”。

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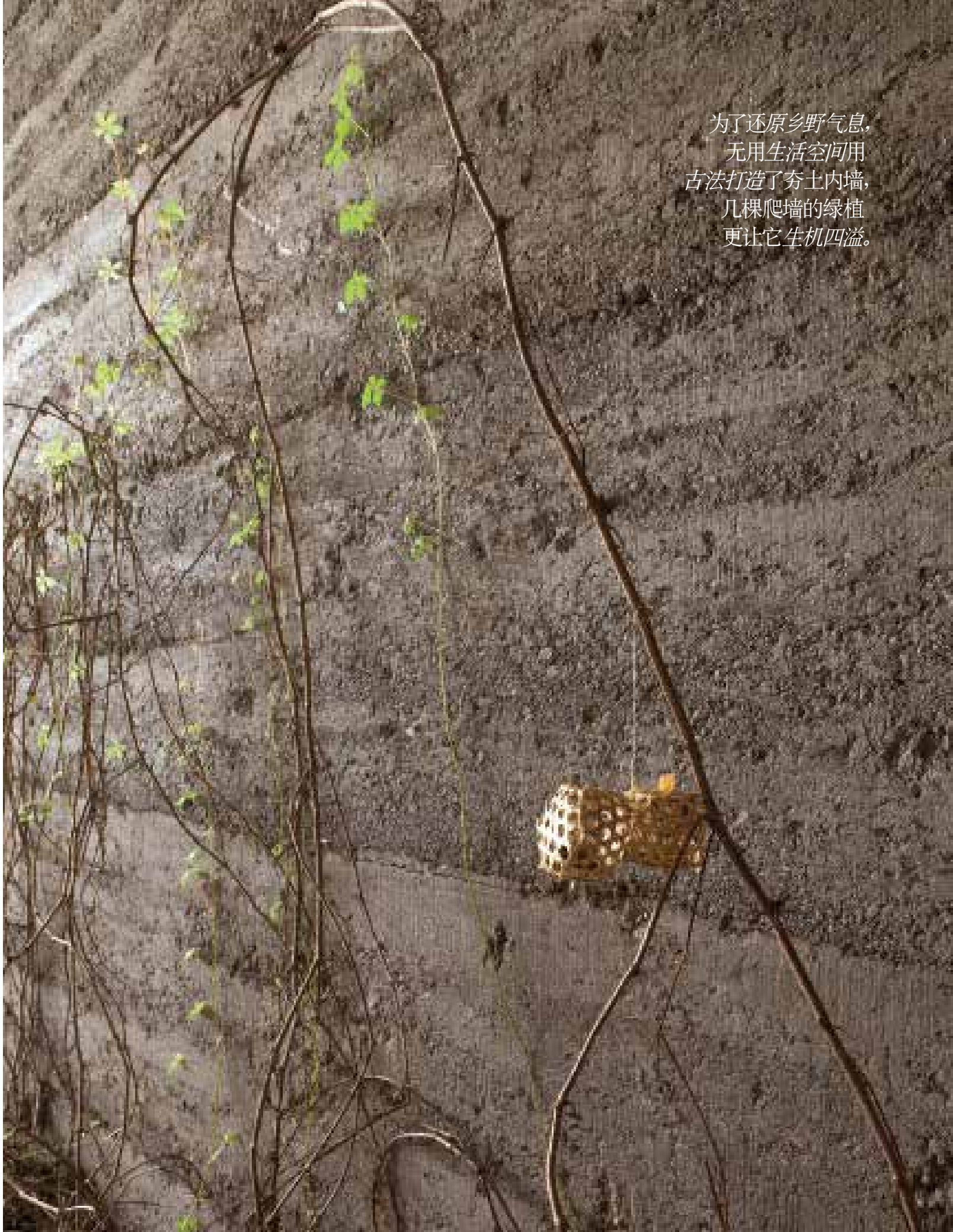
stylist Candida Zanelli photographer Sylvie Becquet writer 莎莎

本页 在建造无用生活空间时,所有的隔墙都经过重新打造,唯有这面墙被保留下来,承载这座建筑过往作为胶印厂的历史,墙面的一角甚至还留有一张当时厂里的“通知”。图中的老木柜和陶土花瓶都是马可的收藏品。



本页左图 儿童穿的小衣服。右图 从二层俯视一层的一角，木质长椅的扶手有着树木的自然弯曲，显得非常粗朴，上面陈列的棉麻材质床单、被套上，可以看到大量手工刺绣的传统花样。茶几由回收的旧木制成，收纳篮由蒲草编织，里面衬着棉布，一旁的苎麻窗帘也由手工纺纱织成，这在整个空间中大量用到，质感和透光感都非常好。以上产品皆在无用生活空间内出售或接受定制。

对页 坑坑洼洼的墙面仿佛经历了时间的捶打，一簇爬山虎正蓬勃生长。



为了还原乡野气息，无用生活空间用古法打造了夯土内墙，几棵爬墙的绿植更让它生机四溢。

儿时

儿时生活在城市，却有着居住在乡下的祖父母，时而会舟车劳顿地随父母回归乡间探望，相信这是不少中国人的共同记忆。然而经过了一个人向往城市生活的工业时代，仍然凭着心底那份对乡土情谊的眷恋，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农村，去挖掘农村之美的人，却是为数不多了。服装设计师马可，就是其中的一位。

2000年初，已在服装设计界小有成就的马可开始了她的下乡之旅，她通过探访最不发达的地区，去找寻那些埋藏在深山老村中的传统技艺，以夯实自己对手织面料的认知、对劳作的体验，激发设计灵感。在她的眼中，城市文明首先以路的形式向这些地方扩张开来。经历过翻山越岭的徒步旅行，走过搓衣板一般颠簸的土路，马可眼看着它们渐渐变成了石子路、柏油路……在她多年的采风工作中，没想到还顺便“见证了中国乡村公路的变迁”。

马可下乡，不是浅尝辄止的“放风”式旅行，而是长时间扎根农村，如村妇般劳作，从用棉、丝、麻来纺线开始，学习织布、染色等传统的制衣方式，并从中开发出自己的作品。长期亲近乡土，让她看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十几年前我初探农村的时候，感觉到到处都是青山绿水，大自然生机勃勃。然而近年来由于建起了众多水电站，我亲眼看着下游河道日渐干枯，河床裸露在外，接下来就是植被的毁坏和地下水的减少，而这些又最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城市的庞大消耗与乡土供给之间的博弈，仿佛给马可的采风之路配上了有些忧伤的背景乐。于是她开始致力于寻求一种尽量低能耗、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衣服是否可以更追求舒适耐磨，不需那么光鲜亮丽？是否可以穿了再穿，让创意的缝补成为一种美好的潮流？家用器物，是否可以尽量回收利用旧材料、使用自然材质的简单物品？高能耗的工业生产，是否可以用时间与手工来替代？这些思考，以及她想到的解决方式，慢慢就汇集成了“无用”品牌。

2006年，马可创立了公益组织“无用手艺术中心”，次年就带着第一批作品到巴黎时装周参展。那次的“无用之土地”展览中，她给看惯了光鲜靓丽的时装界呈现了刚刚从泥土中取出的纯手工服饰，冷静、黯淡，朴实无华却质感非凡。第二年，她就作为首位中国服装设计师获邀参加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Paris Haute Couture

本页 进入无用生活空间, 首先看到院子, 进而就会来到这处宽敞的中庭, 一面依古法制成的夯土墙前, 有用老木建造的楼梯、长凳, 凳子上陈列着来自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用品, 以及用来制作面料的部分原材料。你会非常惊讶, 那些异常柔软、舒适的布匹, 竟然就是用如此粗糙的亚麻和生丝制造而成的。

高高的厂房空间里盖起了这样一座接地气的院落, 从乡间收集来的一些简单物品, 代表着主人自然朴素的审美取向。



本页 一间为儿童设计的卧室中有两只高背木椅,好像是儿时学校木座椅的变形版,一只木马由碎木拼接而成,以上皆由无用出品。
对页 儿童卧室中,儿童床的床品、睡衣等均由植物染色,手工缝制,衣柜和地板均由旧木打造,刻意保留了已经斑驳的色彩。以上物品均来自无用品牌,窗前的老木凳和上方的天鹅形装饰挂件则是马可的藏品。



儿童房的衣柜和地板均由旧木打造,刻意保留的斑驳色彩上,叙说着淡淡的时光故事。



本页 一面高墙上设置了一扇木窗和石质的洗手池,体现出农家院落的味道。一旁的木梯还有晾衣架的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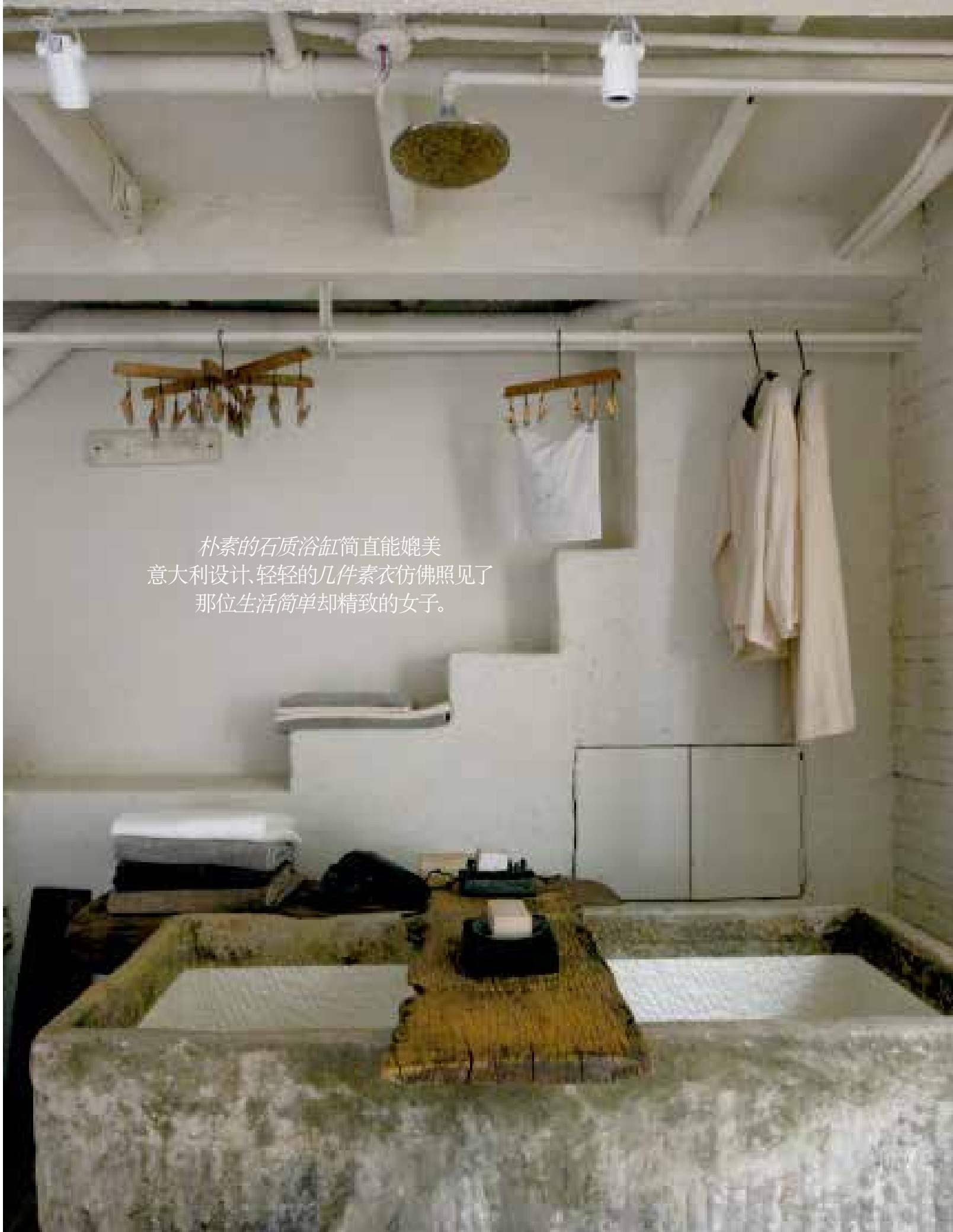
对页 浴室中,一座从农村收来的盛水石槽,经过简单抛光和油漆,就成了非常酷的浴盆,顶部还特意安装了花洒。搭在浴盆边沿上的一块木板上放着手工的木质皂盒,里面是手工的植物洁面皂、浴皂。厂房中原有的管道顺理成章被用作了晾衣杆,上面挂着带夹子的木质晾衣架,以上物品以及图中的睡衣、纯棉浴巾均为无用出品。

改造施工期间,马可和她的先生带领工人针对每个细节都认真地推敲拿捏。“我先生本来是学油画的,现在都已经被我给逼成设计师了!”马可笑着说。

用志同道合来形容这对夫妇毫不为过,马可形容他们俩一直是“身在城市、心向农村”。一次次下乡采风,先生都陪在她身边;“无用”的产品中,除了面料和服装直接来自马可,木质、铁质的家居品都由她的先生担纲设计。马可的梦想是让整个展厅成为一个家,一座朴实而平和的农家院落。推开木门能看到有花有树的院子,屋檐下立着农具和石器。上下两层空间中,客厅、厨房、浴室、卧室一应俱全,可以分别展示“无用”出产的家纺、服饰、家具和家居品。这是数年来萦绕在她脑海中的一个梦,他的先生则负责将这个梦具体实现出来。“其实我们在珠海的家已经是这种风格了,”马可以说,“这里只是大一些,所以我知道他一定行。”夯土墙、古木窗,通过先生画的一张手绘图,马可看到了“无用”未来家的模样。

石、木和土等自然材质几乎占据了整个无用生活空间。为了还原乡野气息,马可的先生刻意研究了打造夯土墙的传统工艺,指挥工人用古法造墙,并细细将水泥地面和台面都打磨光滑。建造的9个月中,他始终坚守在工地,才营造出每一处的精细质感。斑驳的木地板和很多家具一样,由回收的老木制成,马可多年来的农村收藏点缀在无用的产品中,时时召唤着那些遥远的记忆。架子上的器皿、儿童房的木马、书房的台灯与铜质眼镜盒……一切都是手工打造,每一处刻痕都保留了手作的温润和古朴的味道。空间中的灵魂,则来自马可的那些软性的面料。当你看到、触碰到每件由粗粝的生丝、麻和棉团变身的服饰、床单和完美透光的落地窗帘,才能明白那句“我的设计从面料开始”的真正含义。

“无用”的产品不便宜,因为它销售的不仅是长时间的悉心设计、手工劳作,环保生产和对人的呵护,也是一种珍惜物质的传统生活哲学。它所倡导的清贫,不是无力改变现状的贫穷,而是看遍繁华之后对简朴的回归。对于珍惜物力,这肯定不是容易普遍推广的解决方式,却是一位有责任感的设计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有益尝试。诚然,也不是所有慕名来无用空间参观的客人都能完全理解马可的理念。“甚至有人转过一圈后失望地问‘怎么没有第一夫人彭丽媛穿的那种衣服啊?’”马可笑道。也许,真正的奢华不在价格,而应在其代表的精神。怀揣着自己笃定的信念,马可希望淡泊名利,安然上路,回家。在这条路上,她相信我们并不缺少善良、同情心、智慧和力量,有时缺少的只是勇气和行动。AD



朴素的石质浴缸简直能媲美意大利设计,轻轻的几件素衣仿佛照见了那位生活简单却精致的女子。

Week),获邀名单中的二十几个品牌,都会被定义为已经超乎时装的奢侈服饰艺术品。怀着“民族情结”,马可带去了“奢侈的清贫”,展现出她减轻物欲的清贫思想。在那之后,她却没有趁势加入高定的圈子,而是再次销声匿迹了。“‘无用’不想做高级定制时装,一旦进入那个体系,你就要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定期推出新品,周旋于名媛贵族之间。”在马可看来,一手牵着大山,一手拽着巴黎,那不符合她的个性,也不是“无用”的未来。她希望“无用”做个不受控于商业的独立品牌,尽力为保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手工艺做些事情。

又经历了5年的沉淀,2013年,为了让“无用”面向世人,马可开始在北京为“无用”找第一个家。而恰巧在同一年,她也因为给彭丽媛设计出访服装而在国内声名鹊起。“给彭丽媛老师设计服装,完全是个人行为,其实和任何品牌无关。我是地道的东北人,从17岁起一直在南方学习和工作,现在回到北京推出品牌,自己也有种回家的感觉。”她解释道。2013年年底,她来到位于美术馆后街的原北京胶印厂,彼时那里还是一片沸反盈天的工地,正在被改造成一座文创园。空空如也的高挑空大厂房中,她拿下了1000多平方米的区域。